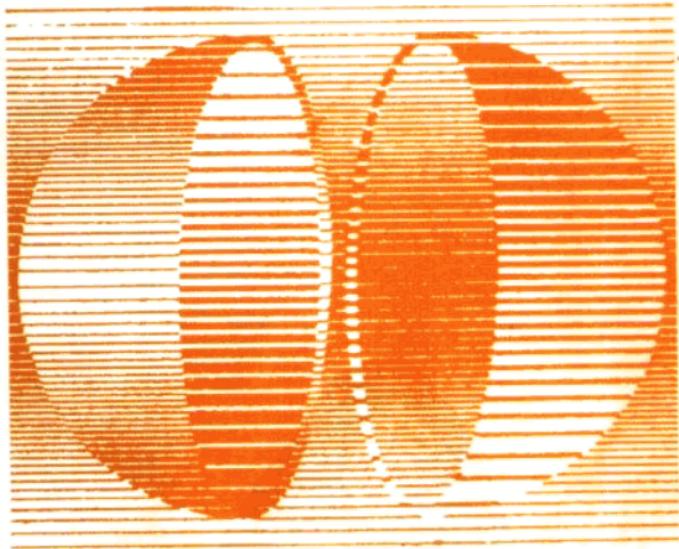


WAIGUO JUNSHI LISHI YANJIU GAILUN

外国军事历史研究概论

WAIGUO JUNSHI LISHI YANJIU GAILUN

主编 张海麟 副主编 马骏



国防大学出版社

前　　言

《外国军事历史研究概论》这部列入全军“八五”科研计划的军事史学理论著作终于要同读者见面了。我是该书专家鉴定组成员之一，在鉴定会上已发了言。该书付梓前，作者又邀我为之撰写前言。现就自己对军事历史科学的认识，谈点杂感。

战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自从人类步入原始社会末期战争就从未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长时期停顿过。据西方史学家统计，从公元前3200年到现在，在5000多年间，世界上共发生14513次战争，夺去36.4亿人的生命，在这期间，只有292年没有战争。既然战争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常见的现象，自然就产生了以准备和实施战争为中心的军事活动，以及记录其过程、总结其经验、探讨其规律、预见其发展趋势的学问——军事历史科学。

军事历史作为人类整体知识的一部分，它是人类劳动的智慧结晶。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劳动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方面。军事历史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劳动，自然也包括这两种价值。军事历史的使用价值就是其社会功能。

那么，军事历史的社会功能主要有哪几种呢？归纳一下，大概有：

其一，对全社会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一个民族、一位公民的爱国主义情感从何而来？应该而且必须从对本国历史的了解中来。近代著名国学大师钱穆曾认为：“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

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他指出，凡对本国历史懵无所知之人，“犹空呼爱国。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彼仅知彼身家地位有所赖于是，彼岂复于其国家有逾此以往之深爱乎？”钱大师认为，只有那些懂得本国历史之人，才对祖国有“真诚之深爱”，才能在国家需要之时，“断脰决胸而不顾，以致死于前敌”。因而，他得出一个结论：“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之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智识，其要在此。”^① 历史对人民爱国情感与行为的影响作用，比较集中体现在军事历史上，特别是对我国这样历史悠久、外强久欲分割却国运不灭的国家，尤为如此。从古代的苏武牧羊、岳母刺字、戚继光抗倭、郑成功收复台湾，到近代的林则徐抗英、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中华全民族抗日；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挽救中国于半殖民地危难，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抗美援朝、边境自卫反击战等等，在血与火搏斗中涌现出来的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都是激励人们爱国进取的好教材。

尽管这些为民族尊严、国家富强而战的人们，“其人已亡，杳成空寂”，但“史官不绝，竹帛长存”，他们的英勇事迹却与历史永存。同样，那些苟且偷生，陷民族与国家于不利的败类也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们可以通过军事历史上这些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教育人民规范自己的行为，使之“见贤而思齐，见不齐而内自省”，塑成人们的荣誉感、民族感和责任感。我军官兵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历程中，之所以能够具有一股无形之战力，以劣势装备打败现代装备之敌人，在战场上始终保持高昂而永恒之士气，恰恰得益于平时施之的以学习军事历史为手段之一的爱国主义

^①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3页。

义教育。古代史学大师刘知几之所以认为“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人之急务，为国家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或缺哉？”^①道理即在于此。

其二，作为一种政治借鉴为战略决策服务

战略决策是决定军事活动全局性发展及其成败的关键性问题。由于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以对旧事物的变革与创新为特征（这种变革与创新意味着要变革现实生活的形态），因此在战略决策起步时，往往对构成现实基础的历史形成条件作认真的总结或思考，从历史研究中得出政治借鉴。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史为鉴的传统。司马光为使皇帝“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而著宏著《资治通鉴》。现代战略决策同样也离不开对历史的思考。从事军事研究的人都知道，战略决策包括信息、设计、抉择和审查等几个阶段，每一阶段都离不开军事历史研究为之提供的依据或数据。例如，要做出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决策，必须首先找出我军武器装备落后的历史原因，这就是经济因素的制约。于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武器装备落后的问题，只有顾全大局，先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明乎此，就有利于决策者从各个备选方案中选择出一个治本的最优方案。

可见，没有对历史的整体认识，决策就找不到正确的方向；切断了历史的继承性，决策就缺少了依据，最后导致决策失误。可以这样说，一个有造诣的军事历史研究工作者不一定是一个战略决策者，但是一个优秀战略决策者却必须具有丰富的军事历史知识和敏锐的历史洞察力，自觉地重温历史过程于决策之前，用历史观点审核总结于决策之后，使局部决策置于历史全过程的通

^① 刘知几：《史通通释》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03—304页。

盘决策之中。

其三，提供总结、探究和发展军事理论的基本手段

战争与其他社会现象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不能进行实验性研究，人们不可能用真正你死我活的军事活动，去摸索经验，探究规律，取得数据。和平时代，人们更多的是通过图上作业、沙盘演练、计算机模拟与实兵演习等手段去达到上述目的。然而，上述手段分别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因为战争中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军事艺术从一定意义上讲带有经验科学的特性，所以是无法通过上述手段准确地反映战争规律的，况且这些手段同时包含着实验者的许多主观因素，从而更影响了对战争规律的深刻认识。因此，军事理论家便把认识、总结、探究和发展军事理论的手段转向军事历史研究。

为什么军事历史研究会成为人们认识与探究军事理论的最佳手段呢？这是由历史科学的认识特点所决定的。历史科学的认识特点告诉我们：军事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军事历史中的活动是由有思维的人的活动，表现出鲜明的个别性和偶然性；在阶级社会中，军事历史活动的发展川流不息，不会停止、不会重演、不能复制、不能搬进实验室；军事历史是可以认识的，人们通过对历史材料的分析、归纳与演绎，实现认识上的飞跃，从而揭示军事活动过程的规律性。

军事历史就其研究的对象与内容而言是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因此它所具有上述认识上的这些特点，才使其较少有其他研究战争与军事理论手段的局限性，成为军事理论家总结、探究和发展军事理论的基本手段或途径。纵观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这一点。孙武不总结在他之前的战争经验，何以著《孙子兵法》，并成为“东方兵圣”？诸葛亮没有渊博的战争史知识，怎能未出茅庐就做出“三分天下”的战略判断和“联吴拒曹”的战略决策？唐朝军事家李靖不总结历史上许许多多战

例，何敢在太宗李世民面前纵谈前人成败得失，探讨用兵原则，而著《李靖问对》？毛泽东倘若不懂历史，不知中国国情，怎能创立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军事理论，进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以劣势装备推翻三座大山，建立起新中国？同样，拿破仑之所以成为一代名将，正是因为他对亚历山大、汉尼拔等古代名将的作战理论了如指掌；克劳塞维茨正是深刻总结了包括拿破仑战争在内的历次战争经验，才以一部《战争论》成为“西方兵学之父”；富勒提出的整整影响半个世纪之久的机械化战争理论，其产生的前提正是作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结；利德尔·哈特在研究了数百个战例之后，才发现了间接路线理论，成为现代间接战略的创始人。

上述例证表明，中外军事家或军事理论家都遵循着“必须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看作是将来也可能发生的事情”^①的认识线索，论证自己提出的理论或计划的可行性，进而探索未来战争的指导原则。诚如若米尼所言：“在所有战争艺术的理论中，唯一合理的理论，就是研究战史为基础的理论。”^②关于这一点，我国军事哲人也有深刻的认识。例如，毛泽东就曾指出：“一切带有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③徐向前元帅也认为：“我军中高级指挥员不懂或不精通中外古今典型的各种或各个战例，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即不可能深入地熟练地掌握战争的规律和知识，对以后的指挥作战大为不利。”^④

① (德)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12页。

② (瑞士) 若米尼：《战争艺术概论》，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

③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页。

④ 见张海麟等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与教训》，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366页。

总之，军事历史研究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搞好这门学问既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又可加深军事理论的研究；既有理论意义与作用，又有实际意义与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不仅要了解自己，还要更好地认识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是一个整体，其中一些文化是相通的，是人类文明的共同产物。对于这些，我们可通过学习和研究，包括对外国军事历史的学习和研究。从中得到有益的借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外国军事历史研究领域可谓是生机勃勃，问世了一大批有分量的著述。随着研究的深入，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工作者更加需求掌握这门学问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而这方面恰恰是个空白，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对外国军事历史的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可喜的是，本书作者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填补了这个空白。

这部史学理论著作是以外国军事历史研究作为研究对象的，通俗地说，它要告诉读者如何去认识和研究外国军事历史。作者在书中阐述了什么是外国军事历史研究，回答了外国军事历史研究的对象、任务、性质、特征、作用以及对史学工作者的要求等问题；作者在书中还论述了外国军事历史研究的认识特点和研究方法，说明了应该怎样正确地反映客观军事历史过程；作者在书中还叙述了外国军事历史研究的历史，按年代顺序介绍了外国军事历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包括这方面的史学思想、观点、流派、体裁、重要史学著作和史学家等内容；最后，作者通过批判地介绍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提出了如何用“他山之石”繁荣我国军事历史研究之“玉”的看法。

总之，一名从事外国军事历史研究的工作者，阅读此书后，能够更好地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著作是有其理论价值的。

当然，外国军事历史研究理论的建设是与外国军事历史研究的现有水平密切相关的，它是随着外国军事历史研究的发展而发

展的。外国军事历史研究理论要研究什么，这种研究能达到什么高度，都取决于外国军事历史研究已有的发展水平。我国对外国的军事历史研究起步较晚，因此势必影响外国军事历史研究理论的水平。这部拓荒性著作既然是“填补空白”，前人从未有过这方面的尝试，那么就一定有其不足之处。我与本书作者一样真诚地希望这部书能引起军事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兴趣，共同探讨研究这个领域中的理论问题，繁荣我国的外国军事历史研究。

最后，我要感谢作者在这里又给了我一次发言的机会。上述拙见，不当之处，请诸位学者指正。

潘湘庭

1997年6月 于北京西郊

目 录

第一 章	导论	(1)
第一节	历史、历史学和历史科学	(1)
第二节	军事历史和军事历史科学	(24)
第二 章	外国军事历史研究的历史演变	(47)
第一节	古代军事历史研究(上古—5世纪)	(47)
第二节	中世纪军事历史研究 (公元476—1640年)	(71)
第三节	近代军事历史研究 (公元1640—19世纪末)	(82)
第四节	现代军事历史研究(20世纪—)	(106)
第三 章	外国军事历史研究方法	(122)
第一节	哲学方法	(122)
第二节	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	(146)
第三节	计量方法	(164)
第四 章	当代外国史学流派与军事历史研究	(184)
第一节	史学流派及其对军事历史研究的影响	(184)

第二节	军事历史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199)
第三节	批判与借鉴外国的研究成果，繁 荣我国军事历史研究	(214)
编后记	(231)
参考书目	(232)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历史、历史学和历史科学

一、历史

历史是什么？这是反映历史本质、说明历史本体的历史科学的根本性命题。对此，古今中外的史学家都要进行认真探讨，并作出自己的回答。目前，我国史学界大多认为：历史就其本身而言，是客观世界的发展过程。语言中的“历史”有多重含义。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过程，包括自然史和人类史。狭义的历史，仅指与自然界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过程。在习惯上也指历史事实的记录和整理，即历史书籍。国外史学界一般认为：“史之一字，其义有二：一为事迹之记载，一为事迹之本身。”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① 人类社会是自然界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与部分，人类社会史是自然史的一个特殊阶段与部分。地球上的生命是从地球的非生命物质发展起来的。从非生命的物质发展成原始生命，需要许多亿年时间。有了原始生命后，大约又经过了 30 多亿年的发展和分化，到距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1 页。

约 300 万年前，地球上才出现了能够说话和使用工具的人类，人类的历史也就开始。由此可见，“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创造的。”^① 自然史和人类史作为历史，既有共性又各有其个性。它们的共性，就在于二者都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在时间属性上都属于过去。它们的不同个性，表现在二者的本体不同。自然界的本体是没有意识的物质及其运动，具有客观性而不具备主体性。人类社会的本体是能思想又具有实践活动的人，既有客观存在性又有主体性。“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② 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相对于无意识的自然界来说更为复杂。

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是狭义的历史，仅指人类社会史。

中文的“历史”、希腊文的“historia”、英文的“history”、俄文的“история”，在实际运用中的含义虽有细微的差异，但其基本含义都有“往事”和“往事的记载”。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曾经说过：“在我们的语言中，历史一词兼有客观的侧面与主观的侧面，因而既表示事件的记录，又表示事件的本身。历史是事实的描写，亦是事实的本身。”上面所说的“往事”、“事实的本身”，实际上指的是作为研究者认识对象的客观存在的历史；所说的“往事的记载”、“事实的描写”，指的是认识主体对客观历史过程进行重建的主体化的历史。

作为客观存在的人类历史，是指已经过去的人类实践活动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40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243 页。

其创造的结果，是一种已经逝去了的客观存在。例如，公元前 1312 年春，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军队与赫梯皇帝穆瓦诺 卢的军队在卡迭石进行过交战，双方均未获胜；1757 年 1 月 22 日俄国同奥地利签订了彼得堡盟约，重新明确了同盟国的义务；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军占领南京，制造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这些历史事实，无论你是否知道，是否承认，怎样看待，都是无可变更地存在于历史过程之中。人类社会不仅具有物质部分，而且具有精神部分。精神是人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的一种属性和机制，因此归根结蒂精神也只是物质的属性，一种高级运动的形式。也就是说，高级物质的运动可以是精神活动、意识活动，这种活动无疑也具有客观存在性。

历史的另一个属性是它的发展具有方向性和不可逆性。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并向将来发展，而在历史发展的每个特定过程、人物、事件一经逝去就永远不复再现。历史研究者只能根据前人留下的史料、遗物、遗迹等去认识客体的历史面貌，带有很大的推测性。同时，由于人们的立场、观点不同，即使以同样的史料去认识同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倒有一点像我们常说的瞎子摸象的故事。盲者由于所处的位置和接触大象的部位不同，对象的模样也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正因为如此，在历史是否具有客观性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人类历史，在中世纪神学历史家的眼中，无非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如奥古斯汀在《上帝之城》中就是这样宣扬的。19 世纪“普鲁士钦定历史学家”兰克 (Heopald Von Ranke, 1795—1886 年) 是历史客观主义的鼻祖。他虽然承认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可是他不承认客观的历史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认为整个历史是上帝“神意”的体现。因而他不可能真正客观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当代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 (Beredetto Croce, 1866—1952

年)是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认为历史就在“我们的心中”，当我思索并按照需要去推敲他们的时候，这就是历史。克罗齐断然否认有不依赖于认识者的主观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体历史，认为这是一种“永恒的幻想”。美国历史学家贝克尔(Carl Becker, 1873—1945 年)则更直接了当地说，一个历史事实若无人知道，我们又怎能说他存在呢？任何历史事实，“只有当人们，你或我，依靠真实事变的描写、印象或概念，使它们生动地再现于我们的头脑时，它才变成历史事实，才产生影响。”^①在他看来，客观历史的存在与否，完全取决于主观的“记忆”或认识程度。众所周知，中国的梁启超和胡适等也有类似的说法。梁启超认为“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胡适则认为历史“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她涂抹装扮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以很大的精力来批判历史客观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一再指出：人类历史作为自然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和自然界一样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过程。“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一切、拥有一切并为这一切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②马克思的论述旨在说明，历史不是历史学家某种观念的实现过程，而是在历史学家主观意志之外独自存在的客观发展过程。为了便于理解，不妨再举几个浅显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例如，解放军某部一战士在河里救起了一名落水的儿童，这

①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3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118—119 页。

件事既没有录像也没有上报。几百年后已被大家所遗忘。但是这一客观事实一旦成为客观历史，便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又如，2000多年前秦始皇埋在地下的兵马俑，本世纪70年代被发现后我们才知道这一历史事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当人们没有把它们挖掘出来的时候，兵马俑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当然，如果说在这类有或无的问题上人们还比较容易承认历史的客观实在性，那么，要对历史事实的性质、相互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和解释作出符合或接近历史客观实际的说明就要困难得多了。

“历史”一词的含义，在实际运用中通常也指人们的认识或作为认识集中成果的历史著作，它与客观存在的历史不完全相同，是主体化的历史，即历史认识的主体根据自己对客体的认识而归纳出来的历史。例如，在古希腊，散文记事家是由原始历史意识到历史家的历史思维的过渡人物。当时最优秀的散文记事家有赫卡泰厄斯（Hecstaeus，约前550—前478年）、戴奥尼修斯（Dionysius）和查隆（Charon）。他们都亲自经历过希波战争（前492年—前449年），并都主张只有他们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才把它记录下来。可是当人们看完了他们各自所写的《大地巡游记》、《波斯志》和《希腊史》时，就不难发现这三位记事家在他们著作中所记述的波希战争，其内容并不完全相同，甚至互相抵牾。这是因为历史认识的主体，总是根据自己对过去事物的理解来记述的。由此可见，客观存在的历史与主体化的历史之间是有区别的，或者说“历史”与“历史著作”之间是有区别的。另一方面，人类过去的社会已经过去，而且无法使其再现。历史学家，不能像自然科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那样，直接去观察自己的研究对象，只能根据经过前人头脑加工过的史料，以及经过鉴别、分析已被打上主体意识烙印的史迹（遗址、墓葬、遗物）来认识以往的历史过程、事件和人物，并以文字作为主要手段将它们重现

出来时，还要打上一次主体意识的烙印。这样，我们看到的历史著作至少已经经过两次以上的历史认识者的头脑加工。“里面已经包含了历史资料的最初记载者以及以后的历史认识者的阶级、民族或集团的立场、思想观点、好恶感情等我们称之为‘主体意识的东西’。”^①

主体化历史与客体历史之间的关系，有人把它们比为“加工产物”和“被加工的原形”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既互相吻合又互相背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完全相同。例如，希腊的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前460—前400年），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一度任雅典将军。修昔底德以其亲身经历和实地调查为基点，写成了八卷本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自身的经历就是他写作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他写出的那部战史与当时的战争有很大程度的吻合，至今仍是研究古代希腊史的重要史料。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正面材料来原缺少时，他就利用希腊哲学家亚那萨哥拉的反溯推理法，从已知情况中去推断未知的东西，结果把大部分原因追溯到人的愿望和情欲，得出了“人性”不会变、历史总是重演的结论，导致了他写出的主体化历史与客体历史的真相发生某些偏离。由此可见，人们不能奢求主体化历史与客体历史完全吻合，但却应该要求前者必须最大限度地反映后者的实际。

二、历史学

历史学研究什么？在历史学发展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往往多把历史学研究的任务局限在整理史料、考证真伪、叙述历史事件和过程。直到18世纪，意大利的历史学家维柯才第一个明确指出，历史学的任务应该是研究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共同提出的唯物史观中，坚持科学的方法论，把发现历史规律作为历史

① 杜经国等：《历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1页。

学的根本任务。我国的史学工作者大多认为：历史学，也称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它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过去发生过的各种历史现象并探寻其发生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历史学研究的具体对象很广泛，它包括：人类社会发展史、通史、国别史、民族史、地区史、断代史、人物史、事件史、专史等；概述史学一般原理和研究方法的史学概论；研究史学本身发展的史学史；研究史料及其运用方法的史料学等等。^①按目前我国国家教委的规定，历史学为一级学科，已开设的专业包括：1. 史学理论；2. 史学史；3. 考古学；4. 历史地理；5. 博物馆学；6. 历史文献学；7. 专门史；8. 中国古代史；9. 中国近代史；10. 中国地方史；11. 中国民族史；12. 世界上古史、中古史；13. 世界近代史；14. 世界地区史、国别史；15. 文化人类史等。从这些有待进一步完备的专业设置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什么是历史学要研究的对象。

历史学可以按照不同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分类。通常可以分为基础历史学和应用历史学。凡是根据历史科学本身的需求，不带史学范围以外的现实目的，而以认识历史为任务的历史研究及其成果，便是基础历史学；凡是根据当前政治和社会的现实需要，以实现史学社会职能为直接任务的历史研究及其成果，便是应用历史学。前者的主要任务侧重于认识人类历史，亦即整理历史事实，发现历史过程的真理，也就是说，它主要完成历史科学本身的科研职能，其研究成果往往对现实不具备直接的针对性；后者的主要任务则是以满足现实政治和社会需要来研究历史，运用历史知识和真理于现实之中，也即主要在完成历史科学的社会职能，其研究成果针对性强，在当时现实中往往能产生强烈的反响。当然，二者同属历史科学内部的分支，常常相互渗透。在一些具体的史学著作中，往往既有基础史学的成分，又有应用史学的成分。我

^①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725页。